

文娛演唱材料

(第六本)

十字坡

高元鈞 原詞
王亞平 整理

河南省文化事業管理局印

十字坡

高元鈞原詞
王亞平整理

山東快書

說說唱唱編者按：高元鈞的山東快書「武松傳」，是一部偉大的口語文學材料。他集中了幾十年的說書經驗，運用了豐富的口語，把所有流傳在冀魯豫一帶有關武松的故事都串連起來了。全書約共二十餘萬字，曾由高元鈞口述，蕭亦五同志作過一次記錄。現在王亞平同志根據錄本，經原作者同意，進行了認真的整理。因為這部書的各章都能獨立，所以先發表這一章「十字坡」。這一章共分五段，這裏先發表兩段，其餘將陸續發表。希同志們諒了以後，多提供意見，使它修改的更完整，以至成為定本。

第一段

開言碎語不多說，單表好漢武二哥。他們是三月十五起的解，一路上曉行夜宿沒就攔。走了些高崗下窪不平路；穿過些黑咕咚的黍菽稷。這一天正是五月初六日，太陽晒人熱汗多。武松低下頭來看，渾身上下像飄潑。武松說：「二位兄弟慢着走，為什麼跑路這麼惡？你們光顧瞪着兩眼往前走，把我熱的了不得。最好是那裏有個涼快地，找塊地方去歇着。」董勇說：「二哥不用躁，隨手看，前面就是柳蔭棵。」武松忙說：「快點走，咱上前邊歇歇脚。」軍解三人來的快，在眼

前，密密的柳蔭涼喝喝。董勇放下護手鈎一對，謝朝陽——嘆——單刀靠着大樹戳。武老二放下大桿，一邁腿就在上面來坐着，三個人越覺涼快越發懶，一齊在柳蔭涼下都睡着。武松睡醒了他就揉揉眼，猛抬頭，呀！西方太陽要落坡。（白）：武松說：「董勇，謝朝，快點起來！」二人揉揉眼，說：「幹什麼？」武松說：「天到黃昏不能走啦，找一個店房住下把酒喝！」董勇說：「俺去河南走頭一趟，哪裏有店摸不着。」軍解三人犯躊躇，來了！西南角打柴的樵夫下山坡。若問樵夫怎麼穿戴，衆鄉親不知聽我說：他頭上戴頂破草帽，穿一件小褂露胳膊；燈籠褲子半截腿，有一雙破鞋纏綁着；腰裏插着夾鋼斧，肩胛上挑着一担鮮柴禾。這樵夫担着挑子往前走，他來到柳蔭底下猛一擺，脫下破鞋當坐墊，摘下草帽忽擦着，汗流滿面擦不淨，年紀約有五十多。老頭說：「好熱好熱真好熱，今天熱得不能活，家中若有錢兩吊，也不必爬山過崗砍柴禾。」他自言自語把話講，在這邊敲動了武二哥。武松扭臉來看，見面前坐下個樵夫自嘆把話說。哦！老伯伯有六十歲啦吧，這挑柴分量總够八十多。武松離了大樁套，呼呼拉拉往前挪，往前走了好幾步，衝着老頭把揖作。武松說：「借光借光多借光，請問樵夫老伯伯……」老頭照着武松看，好傢伙！這個大個怎長得這麼惡；看身子高大够丈二，膀子扎撒開力氣多，腦袋瓜子賽佛斗，兩眼一睜像鎮鎮，胳膊好像房上的椽，皮鏗一搥像砂鍋。他穿着紅氈紅褂子，有副鏹蹲着在脚脖；腰兒頸帶着一副鎖，銅王鐲別住兩胳膊，那一位面前放着鈎一對，這一位單刀就在樹上戳。老頭想，不用人說我知道，定然是一軍二解到這呵，這大個帶着三大件，不明白他在家裏做什麼，想必是大個子不幹正經事，胡作非爲有罪惡。仗着他的力氣大，至少是搶着吃來訛着喝。你想想，人要是不犯八大欺，怎麼會充軍外地帶枷鎖。他既然是個充軍漢，哪有好話跟他說。老頭心中又一想，他這人作揖帶笑怪謙和，既然要把我來問，我就拿正話和他說。老頭這裏忙還禮：「好說，好說，軍犯哥！你我兩人初次見，請問施禮爲什麼？」武松進前又拱手，叫聲：「樵夫老伯伯！我

們三人外出頭一趟，此地人生沒來過，天色晚了難行走，找個店房去歇着。哪裏可有招商店？老伯伯照實對俺說。」「噢！」老頭說，「今天晚上來尋店，你幸虧問到老漢我——免得受人剝。」武松聞聽不高興，二番又叫：「老伯伯！俺出了東平將近三個月，每日住店都快活；爲何今天到你處，提起住店有囉哩？」老頭說：「店家本來有好歹，」武松說：「請把好歹講明白！」老頭說：「東南看就是五里崗，（夾白：那裏有店。）西北看四里地就叫白雲閣。（夾白：那裏也有店。）離好店還有四十五里，你趕不到啦！眼看就要太陽落。你要是想住近的沒多遠，正南看，里半路就叫十字坡。」武松說：「這倒可以住，」老頭擺手說：「住不得！倒不如你們夜奔五里崗，再不然歇倒白雲閣；要不然歇樹底下睡一夜，千萬別奔十字坡！」武松說：「因何舍近去求遠？只要有店就住怕什麼！」老頭說：「十字坡上有黑店，好店怕你找不着；旁的店裏比較好，就數那張家店裏殺人多。掌櫃的姓張名青是個大漢，有個外號叫靜獨鐘。娶妻原配孫氏女，真算一個惡老婆。誰要是住到他這個店，到夜晚過不了二更就出鍋。割了人肉包包子，剔出骨頭當柴禾。你有銀子入了他的櫃，渾身的衣服一齊脫，肝花腸子他賣雜碎，叫你一身剩不了麼！」老頭子不論好歹往下講，把武松氣得直哆嗦。武松說：「你別講啦，越說越多越氣我。世上哪有這種人，爲非作歹敢把人來剝！俺不信貓吃鮮羊爬樹，我這個樣子煮他的鍋。今天要住到別處算尋種，我一定要住他那間。哎！兩位解差快點走，天不早了別遲磨。」老頭子聞聽哈撒手，暗道：「這可叫咱沒法說，陪着眼難勸該死的鬼，這是他想死不想活。暗說道好心找個大沒臉，他無奈扭起一扭鮮柴禾，往前走了七八步，扭過臉來他又招呼：「三位呀：還是這裏睡一夜吧，別到那裏去挨剝！」武松倒說：「少講話，不叫你說偏要說，二爺有這個怪脾氣，離了黑店睡不着。老頭走邊說：「你要不信我的話，您三位走到不能活，那兩個矮的一鍋煮，你這個大個够一鍋。」老頭不說老頭替他們擔驚怕，再表好漢武二哥。武松說：「兩個兄弟快點走吧，咱們是一定要住

十字坡。」董勇說：「哪裏住不了店哪，單住那裏幹什麼？」「嗨！」武松說：「怕死別來當解役呀，沒胆量不要胡多囉！上河南孟州咱們分手吧，看那個男子再解我！」謝爾說：「他要住咱就住吧，」董勇說：「俺們跟你去挨剝！」這董勇拿起鐵手鉤一對，那謝爾單刀夾在路收窩，武松扛起大褥套，三個人直奔正南十字坡。順着大路往前走，前邊有道乾巴河。武松忙放下大褥套，磚頭石頭往裏擲。董勇說：「嗨！二哥哥，你不想擲，裝些石頭幹什麼？」武松說：「要是半夜動了手，這個就能當傢伙！」武松把褥套全裝滿，轉過臉來把話說：「董勇，謝爾過來看，你們倆人誰擲着？」（白）董勇說：「俺倆誰也不擲不動。」武松說：「你二人不行，有我！可是，要把身上帶的傢伙都得卸下來，預備到那裏動手利索！」董勇把鑰匙掏將出來，連謝爾王緒、脚鍊都打開，放進了褥套裏。光剩下脖鎖啦。武松這才又說道：「二哥哥，你先搬一搬我看。」董勇說：「我先試試好了。」這董勇搬了三搬沒搬動，（夾白：哎呀！不行！謝爾，看你的吧！）那謝爾搬了兩搬沒挪窩。「二哥哥呀！俺倆實實在在擲不動。」武松說：「你們不行有二哥！」這褥套足有八百五，武松照着肩脾猛一擰。三個人刷的一聲來到了，前行進了十字坡。這條街，從東向西看，人煙鬧市買賣多。路北就是奶奶廟，門口栽着樹一棵，蛟龍碑上寫大字，三個字寫的「十字坡」，三個人匆匆往西走，聽見那動行買賣亂吆喝，這個說：「來呀，剛才趕的薄單餅，」那個說：「剛出籠的熱饅饅，」這邊喊：「羊肉包子三個錢一個，」那邊喊：「五個錢一碗綠豆沫，」這個說：「豆腐豆芽五香乾，」那個說：「油雞鴨才出鍋，」武松想人人說十字坡鎮上不講理，是怎麼這些買賣人等倒讓和？（夾白：不像剝人的樣子啊！）軍解三人順着大街往前走，驚動了那些街坊鄰居把話說：「哎，哎，哎！三個肥羊入圈中！」（夾白：這是黑話。）可不知誰家將他們剝！十字坡雖有三家開黑店，該他死就會去抄孫婆婆，孫二娘要賣了這三個客，可好啦，光肉也賣一月多。」要問三個人住了誰的店，且聽下回咱再說。

第二段

閒言不表把正本說，再表表好漢武二哥。他耳邊旁邊人議論，心裏不住地暗掂奪：「十字坡街長好幾里，到哪裏去尋那個惡老婆，正在尋思往前走，迎面前有個老頭五十多，這老頭生得魁梧有氣力，當着衆人玩石鎖。先要一個鳳凰單展翅，再玩一個李靖把塔托，衆人都說玩得好，一齊拍手笑呵呵。武松分開衆人去觀看，見老頭放下石鎖把話說：『渭個石頭百斤重，我要他就像小孩玩陀螺。』武松聽了心生氣，罵一聲：『不知趣的老傢伙，你要石鎖自取樂，對衆人自吹牛皮爲什麼？』老頭聞聽一發愣：『你是那裏來的客？別看你長的個子大，要來比武我候着！』一句話說惱了武老二，兩個人當場動拳脚，武松上前一邁步，老頭近前伸胳膊。董勇說：『二哥何必多惹事，』謝綱說：『這真是平白無故起干戈！』二人來回交鋒五六趟，武松心裏暗琢磨：「今天不打敗老頭子，怎麼再去打黑店的惡老婆。武松上邊使個單鳳來戳他的眼，底下用皮鐮搗心窩，進步又使上勾鏈腿，把老頭忙的了不得。老頭光招上來沒顧下，被武松一腿鉤倒地平坡，抓住老頭一條腿，踩住老頭一隻脚，叫聲：『老頭，睜睜眼，我叫你臨死認認我！』老頭聞聽這句話，閉目等死不求活，眼看老頭命難保，唵唵噴出來青年漢子二十多，說：『哪裏來的大個子，敢在這裏發大惡；兄弟們一齊來動手，馬兒力地抄傢伙！』武松說：『誰敢大胆往上湊，我先叫這老頭不能活。』老頭底下擺擺手，說：『都回去，你們出來幹什麼；尊聲好漢撒手吧，你就算買鳥放生積陰德。』武松說：『你服軟了吧，我便寬你這個老傢伙！』好漢武松一撒手，老頭子爬將起來把揖作。問好漢：『家住哪州並哪縣，貴姓高名對我說。』武松說：『姓武名松排行二，家住直隸廣府在清河，我也曾景陽崗上打過虎，陽穀縣裏除惡，皆因爲替兄報仇鬧人命，問了個充軍孟州受折磨。在東平三月十五起的解，今晚來到了十字坡，我聽說十字坡鎮上有黑店，特意這裏來住

着。」老頭開鑿說：「我也姓武，你原來就是打虎的都頭武二哥，大水冲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待如何。叫聲好漢跟我走，咱到家裏把酒喝。」武松擺手：「我不去，要尋那開店的惡老婆，在路上得了一個信，就數她那個店裏殺人多。如果查清問明是黑店，我一定夜裏大鬧十字坡。」老頭倒說：「對，對，對！人人都知道那個娘們滾，二兄弟夜晚要動手，我帶領門徒去邦着。」武松倒說：「我不用，人多打架不利索。」老頭又說：「你別大意，休說那滾刺破鞋扎不了脚。」武松扛起大青石，兩個公差緊跟着，先不說三人前去找黑店，咱再表一表二娘夜叉婆：出上房玩了個十字大展拳人式，站起來片兒瓜啣大撒脚，扭扭捏捏地往外走，來了作坊裏看明白。他伸手掀起缸上的蓋，喲！見裏面人肉不甚多，說：「店小二，你們快來看，這扎到屋裏做什麼？」有四個店小二來到：「二奶奶吩咐出少我們聽指撥。」二娘說：「你們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，要你們這些楞種好做麼？白吃奶奶我的個飯，不能給奶奶作點活，再過三天不住客，你們看，賣完了人肉賣什麼？」聞言先叫：「麻小五，你把那個大刀去磨磨，結巴子小三挑涼水，朱四刷鍋抱柴禾，一隻眼的王小二，店門外面去招呼！」四個店小二都走啦，該做麼的去做麼，這一個趕快去擔水，那一個抱柴帶刷鍋，還有一個照應店，剩下這個把刀磨。那個一支眼的王小二，心裏不住的暗思索：一天到晚累個死，這娘們還說俺不做活，索興和她作個要，看她能够怎麼我，想藉藉往外走，站在門前來吆喝：「南來的客，北往的客，你都上俺這店裏來換銀！說謊話我是個王八蛋，俺夥計裏邊把刀磨。」孫二娘聽見一句把牙咬，氣得她一個勁地直哆嗦。趕上前一舉巴掌開言罵：「你這個王八羔子氣死我！俺是叫你照應店，你那個嘴裏說的麼！好像你明眸大眼說實話，哪一個傻種還住這呵！」小二說：「俺講的住店機會別錯過，我是說有新出爐的肉饅頭。」二娘說：「你滾開吧，滾開吧，倒不如奶奶我自己來吆喝。」孫二娘搬起椅子朝外走，在店門外邊猛一攔。拉了個半邊騎馬式，一邁腿就在上面來坐着。孫二娘坐到椅子上，薄薄的嘴唇真會說。說：「東

西南北來往客，你都上俺這店裏來住著。上房裏裏如雪洞，兩個配房收拾得乾淨又俐落。麥芽涼席成的舖，臭虫乾蚤難蟲。進店俺有一壺酒，出店還敬菜一桌。吃了飯有錢沒錢只管走，改日再來沒什麼，一過生兩過熟俗話不錯，下同你還來照顧我。」孫二娘店門前正賣嘴，打那邊一軍二解走的潑。武松扛着擗套往前走，猛抬頭看見一個夜叉婆。這女人一頭烏髮挽了個元寶髻，黃烘烘的釵環上邊戳，耳簪邊斜插着花兩朵，兩道眉毛生得惡，上身襖子是鸚哥綠，下身是水紅裙子倒腳。她生得人高體又壯，胸脯上兩個奶子鼓鼓囊囊像山坡，武松看罷將頭點，有八成就是黑店的惡老婆，也不怪這個女人開黑店，你看她滿臉橫肉不平和。武松說：「兩個兄弟往後站，我要近前問明白。」武松上前忙施禮，向着二娘把揖作，說：「要叫我們住你的店，掌櫃的姓麼你姓麼，你娘家姓麼你叫麼？名姓對了我姓住，名姓不對我要搗。」孫二娘抬起頭來看，喲！一個高大兩個矮。看着黃勇漢身材八尺半，那謝狗身高九尺多，兩個人穿着青衣服，他們這帶着硬傢伙，這一個別着虎頭鉤一對，那一個單刀夾在胳膊窩。看大個身高足有一丈二，渾身穿的紅火火，肩扛着個大擗套，不曉得鼓鼓囊囊是什麼？不用人說我知道，這本是一軍二解到這河。孫二娘站起身來颯颯拜，笑嘻嘻的把話說：「你們三位是頭一遭哩？俺這個地方沒來過。要知俺的名和姓，細聽在下對你說：掌櫃的姓張張大漢，有一個外號靜街羅。我名二娘孫氏女，十七歲嫁到十字坡，因為我姓子直來走路快，鄰居們都個外號夜叉婆。掌櫃的不在家裏坐，釘碗補鍋謀生活。家裏幾間閒房子，因此才開個小店照應着。」武松開聽把頭點，這女人嘴巧心靈真不拙。看此人膀寬脚大腰肢細，她一定在夜叉行裏學過活，我要是冒冒失失住了店，到晚上俺們三個準挨刺。想到此處有有有，先試試她的力氣該如何。我剛才路過沙河有準備，再把那磚頭石頭擗套裏擗，這擗套足够八百五，誰來接，用力猛一砸就够一千多。她要能接住我的大擗套，到夜晚大家另得加揣摩；她要是接不住我的大擗套，料此潑刺破鞋扎不了脚。武松想罷主意定，店婆對面笑呵呵。二娘說

：「三位客人住下吧，猶猶豫豫做什麼！」武松說：「哪個店小接行李，馬兒力地快揸着！」二娘想，看這褥套真不小，不是銀子就是貨，又一想店小們力氣沒多大，抬抬架架太囉嗦。（夾白：「我來吧！」）二娘說：「偏了些年輕的新人不中用，他們的心眼好壞還摸不着，倘然失掉客人的貨，到那時叫俺賠償可了不得。所以是他們着手怕出錯，來來來，交給奴家我揸着！」武老二肩上摘下大褥套，兩隻手搖搖擺擺幾擺，唵的一聲忙舉起，想照二娘頭上猛一敲。孫二娘舉目來觀看，這大個咬牙瞪眼幹什麼？不用人提我知道，想試試奶奶我的活。俺打十九開的店，乖孩子，我經的比你見的多。孫二娘上邊使了個關門鎖，留神好漢武松用手托。武松膀子上邊一甩勁！「來呀！我這個褥套你接着！惡狠狠的砸下去，噢！孫二娘她的力量真不薄。又腰先用腿子步，一縮身她把褥套一搖擺。她也不敢輕視大褥套，玩了個母雞大歪窩。就看她好像沒用多大勁，一斜身把褥套夾在胳膊窩。扭扭扭扭往前走，「啞：請吧！三位客人跟我裏面把酒喝。我只當褥套多麼重呢，鼓鼓囊囊沒什麼！」武松低着腦袋把店進，兩解索戳着武松低聲叫二哥：「你看見嗎？褥套足有千斤重，她夾着只當沒夾着，咱上那裏住不了店，你非要死到她這呵！」武松抬起頭來看，「呀！這娘們真是厲害真是惡。我打了吧，打了吧，後下手的摸不着。」武松要打夜叉女，下回咱再仔細說。

第三段

上一回說的打黑店，武松大鬧十字坡。孫二娘夾着褥套往外走，兩解索吓的了不得，董勇說：「這個娘們真厲害，夾着只當沒夾着，二哥呀，咱上哪裏住不了店，你非要死到她這呵！」武松說：「你要不住另找店，我一定要鬥門夜叉婆。」謝鵬聞聽一咧嘴：「嗤！反正你死俺不活。」董勇說：「前面就是蘇羅殿，這女人好比女閻羅。」武松說：「兩個兄弟別害怕，待會兒打架。」

靠二哥。」孫二娘夾着褥套暗留意，偷眼打量武二哥：五官端正身材大，面如重棗，鬚鬚，臉寬腰圓，猛又壯，好似猛虎下山坡。孫二娘領頭就往上房走，軍解三人後跟着，上房裏落了座，孫二娘這邊就把褥套擺，滿面帶笑開言道：「尊了聲三位新來的客：『吃什麼酒來要什麼菜，吩咐出來俺去做。』」武松說：「先打盆熱水來洗臉，沏壺茶來俺喝。」孫二娘把臉水放在盆架上，茶壺茶碗在桌面上擺。武松三人洗罷臉就把茶飲，「香噴噴的茶葉真不錯！孫二娘那邊把燈點，用一個草棍把燈花撥。」武松問：「你這個店裏有什麼飯？請你一樣一樣說明白。」二娘說：「有清早排的薄單餅，還有那剛出籠的熱饅饅；要吃麵條我現去辦，包子還有一大鍋。」武松說：「你還有什麼菜？」二娘含笑把話說：「竹笋火腿全都有，板鴨燻雞和燒鵝，清炖肥炒牛羊肉，白菜羹湯帶口蔬，還有清明醃的鹹鴨蛋，不知道老客吃什麼？」武松說：「你有什么酒？」二娘說：「要喝好酒名色多：狀元紅來備葡萄，燒、黃、玫瑰帶金波。」「嗯！好哇！」武松心裏想喝酒，這黃頭暗下戳戳武二哥。叫聲：「二哥，別吃酒，喝酒不如吃饅饅。」武松說：「一路上缺吃又少喝，俺三人風霜雨露苦奔波，兩個兄弟覺着餓，拾一盤包子先吃。」孫二娘聞聲吃包子，一溜小跑往外擲，出了上房朝西拐，走進作坊去攪索。伸手拿了個瓷盤子，轉身掀起包子鍋，包子拾了十幾個，送回上房八仙桌。武松說：「兩位兄弟先吃吧！我自己先把茶來喝。」董勇謝道：「不怠慢，伸手就把包子摸，董勇吃了整五個，謝道吃了六個多。武老二才把包子拿在手，這董勇量把話說：『這包子能有多麼重，什麼餡子裏邊攪？包子一個錢多少？我看看價錢合不合。』」二娘說：「儘管吃吧！上不了當，包子個大錢不多，每一個足有半斤重，也是上等白麵過細篩，包子裏邊牛羊肉，蔥花油鹽細調和，每個我賣三文錢，這真是價廉物美敬老客。」武松聞聲豎楞眼：「大嫂說話理不合！牛羊肉一斤十四五，白麵一斤要十文錢還多，半斤重的包子三個錢賣，你除去本錢賺什麼？十字坡上開這個店，難道你不圖賺錢圖忙合？」孫二娘聞聲直了眼，心眼裏

上上下下暗琢磨：「一進店我看他就是搗蛋鬼，他不吃包子把價錢來合，人家吃包子還嫌小，他上來倒說我的利錢薄，老娘沒心來害你，你反倒盤根問底找尋我！」孫二娘心裏雖然這麼想，嘴裏可沒有這麼說，二娘說：「客人別抬槓，有一個緣故你摸不着：十字坡三十六家都開店，個個店裏蒸包子帶饅頭，作生意都是頂着幹，你想蒸的小了誰來照顧我？俺不圖今年把錢賺，但圖來年主顧多，賠本賠錢不在意，俺還有房火扯拉着。」武松聽罷心裏想，這女人真像個巧嘴的老鸛哥。武松他拿起包子咬一口，嚥！一股子薑味薰腦亮。「兩兄弟，你們吃的什麼餡？」董勇說：「俺只管吞來沒細嚼。」武松說：「你們都往包子裏邊看，哎呀！硬梆梆的是什麼？」武松說：「店家嫂！包子到底是什麼餡？」二娘說：「牛羊肉蔥花油鹽大雜合。」武松倒說：「你看着，這硬梆梆的可是人指甲？」孫二娘照着包子裏面看，咦！這下子叫我說什麼！本來這個大個是搗蛋鬼，怎麼會一個尋的叫他挑着。你看他咬着牙來瞪着眼，說不定還想砸我的包子鍋。這一回，得要哄他先瞞過，這個事不瞞可了不得，二娘說：「昨日這裏逢大會，一整天包子賣的實在多，牛羊肉全都賣了個淨，跑遍街左買右買沒買着，那時俺萬般沒辦法，才配上三隻鴨子兩隻雞，分明是個鴨子嘴，你怎麼當成指甲。開店人可不敢多担事，你那個嘴裏別亂說，這一個不好另換一個，你不願吃包子給你換饅頭。」武松心裏暗含笑，像這樣會說的女人不太多。武松把飯的忙放下，伸手又把好的摸，把這個包子分兩半，呀！絲拉拉的頭髮一小撮。武松說：「那一個就讓是鴨子嘴巴，這一個怎麼把死人頭髮亂湊合？」孫二娘照着包子裏邊看，嚥！不是頭髮是什麼。暗說道：「就是這大個不好惹，怪不怪，尋的都被他撿着！這全怪夥計們幹活不留意，半夜裏蒸包不俐落。那一個我說是鴨子嘴，這一個倒叫俺說什麼？又偏趕碰上這個搗蛋鬼，行不行也得跟他胡嚥嚥。」二娘說：「老客呀！昨天趕會我起晚啦，女人家難免梳頭又裹脚，明看見梳下頭髮一小撮，左找右找沒找着，到這時才知弄到餡裏去，說也巧，都叫老客你攤着。」武松說：「呸！

放你姑夫紫花月白大紅毛藍琉璃嘴嚼，別在這裏瞎胡說，分明你賣的人肉餡，不要拿牛羊肉包糊弄我！別看我們沒有你年紀大，這樣的事情精的多。牛肉下鍋絲子粗，羊肉下鍋脂氣惡，豬肉下鍋臊子厚，狗肉下鍋起黑沫，這四樣肉都能煮，獨有人肉下不得鍋，人肉一煮好像皮條捲，撈出來大小肉塊鬆松亮。這些明證還不算，還有條證驗跟你說：把肉肉份到水裏看。俱都是半個油花豎楞着。我要說這話你不信，來來來，當面試試看明白。」武松倒上茶一碗，他想起包子餡兒往裏撥，剛伸手要端綠豆餡，孫二娘一見急得大發酸，二娘說：「噫！俺這裏常住往來的客，從來沒有人把俺說，今天住你們三個人，進得門來胡多囉。不想住店快點走，別在這裏胡折騰，也不怪你這個大個當軍犯，還不知你在家裏幹什麼，想必是你會常把人來害，所以你對人肉的事情全明白。」武松氣得把牙咬，哼！這女人血口噴人真够惡。我有心想把她打了吧，她害人的底細說難換，會曉過牛貴哥哥對我講，開黑店都用蒙汗藥，究竟她怎麼把毒藥下，我先不打，向她要酒喝。武松壓下怒火還笑臉，向着二娘把揖作，尊聲：「店嫂：別生氣，我不是存心跟你找囉，這包子不好你端走，你可有好酒俺喝。」孫二娘聞聽心歡喜，心裏又把算盤噙，我只當大個是個真行家，鬧了半天他還是牛昂子貨，又一想，這個大個不好惹，留着他，尋事生非麻煩多，哎，狠了吧！既然想喝俺的酒，你是想死不想活。二娘說：「你們要喝什麼酒？可是玫瑰或金波。」武松說：「要喝還是高粱酒，玫瑰只能當茶喝。」二娘說：「三位能吃多少酒？」武松說：「你先來十斤俺喝。」二娘聞聽心暗喜，回頭轉身往外擲，到作坊拿起個酒壺，隨即就把溜子摸，順，順，順，灌上十斤酒，拿一包毒藥去融合。她又想酒多蒙汗藥太少，好狠心又拿兩包往酒裏攪，還恐怕藥力不溶化，酒壺嚙放進熱水鍋，熱水鍋裏浸一浸，又用筷子一攪合，拿了三個綠豆碗，一齊送到上房八仙桌。走近前來微微笑，尊了聲：「老客趁熱把酒喝。」武松接過酒壺，心裏想：這裏面一定有毒藥，嘟嘟嘟倒上酒一碗，往酒裏看，噫！爆起些黃花和綠沫沫，武松想：好

酒不把毒藥下，哪會不濟變混濁。武松手指頭放進酒碗裏，呀！就覺着指頭麻蘇蘇，武松拿出指頭看，手指頭黃了大半截。我要喝了這碗酒，一定準死不能活；有心不喝這碗酒，這女人站在一旁笑話我。別看武松個子大，又會搗蛋又會說，他轉身近前忙施禮，尊聲：「大嫂店家婆，你已經前後忙和七八趟，這樣的客氣叫我怎麼說。適才我吃包子把你得罪了，大嫂子原諒別怪我，兄弟我是個半吊子，動不動地好胡說，來來來，兄弟敬你這碗酒，咱們一同坐下喝！」孫二娘聞聲發了愣，呀！大個子他怎麼這一着？我要喝了這碗酒，蒙汗藥入肚不能活；當面不喝這碗酒，大個子一定不饒我。孫二娘低頭就有計，笑嘻嘻想起妙計來推脫。說：「老客呀，俺在娘家吃齋不喝酒，過得門來也沒學喝。忌葷酒俺是從小淨的口，就知道行善燒香唸彌陀。」武老二氣得把眼瞪，暗說道：這個老婆真敢說，平素裏淨殺活人開黑店，他還說吃齋唸彌陀。我打了吧，揍了吧，先揍了這個惡老婆，孫二娘眼看要被武松打，從後邊出來張青靜街鐺，眼看就是一場禍，我歇歇喘喘接着說。

第四段

上一回說的武松住黑店，孫二娘送來毒酒給他喝，武松用了個反間計，端起毒酒要敬夜叉婆。二娘說：「俺從小忌葷酒，吃齋行善唸彌陀。」武松本想動手打，又怕黑店的底細難得摸。武松說：「你既吃齋不喝酒，請你到後邊去歇着。」武松只顧來講話，沒留心，兩個解差把毒酒喝。這一個靠着椅子站不穩，那一個扶着桌子打哆嗦。武松一見心驚怕，想必是毒藥入心窩。「哎呦！」董勇說：「我覺着天也轉來地也轉，臉面前要倒八仙桌。謝謝，你呢？」謝鶴說：「我看齋五間上房就要倒，打眼裏一個勁地冒鬼火。」兩個人一齊都把二哥叫，搖搖擺擺向下落，那謝鶴撲通倒在流平地，這董勇咕咚摔倒地平坡，他兩個，手也扒來脚也蹬，從嘴裏咕咕冒白沫。

。武松想：我要給兩個兄弟報仇恨，看一看這女人怎麼把人刺！這一下藥酒毒人她難分辯，害人的證據已確鑿。武松望着房外高聲叫：「快過來：你這個害人的夜叉婆！」孫二娘走進屋門往裏看，嗯！大個怎麼他這活？孫二娘重把上房進，對武松她用巧嘴胡吡：「哟，客人哪！你說他能喝三斤半，又說他能喝二斤多，兩個人喝了不够一斤酒，躺在地下裝瘋魔。他們好比八仙桌上擺夜壺，不是盛酒的那傢伙。」武松倒說：「別麻煩啦，找個涼快地方教他們去歇着。」孫二娘叫聲：「店小！快來看，上房屋裏做點活。」四個店小往這兒跑：「二奶奶叫俺做什麼。」二娘說：「兩個解差喝醉啦，找一個涼快地方去歇着。」武松說：「用涼手帕解解酒，再倒碗涼水給他喝。」孫二娘後面使眼色，眉目言語把話說。（白）：連眉毛帶眼帶嘴一塊說話。嘴裏說的什麼呢？嘴裏說的是：「嗯！枕頭墊得高高的，多倒涼水把他們漬漬，天氣太熱啦！」眉毛眼打的什麼謎呢？等於這樣說：「你們趕快抬着走，放到案子上用刀剝。」店小二兩個架着一個走，四個抬着兩個挪。把二人搬到臭蟲房裏去，隨手又把門來闔。店小說：「夥計快預備，快拿刺人的那傢伙。」先不說兩個解差命難保，再說二娘夜叉婆。二娘說：「兩個解差酒量小，我倒上一碗敬你喝。」武松說：「我要喝酒須吃菜，沒有酒菜不能喝。」二娘說：「你有這話該早講，淨在這裏胡迂磨。你在這裏等一會，外邊我去把菜托。」孫二娘說罷往外走，武松心裏暗揣摩，噢！她不上前邊去拿菜，這一次她到後邊幹什麼？噢！好哇！你會金鉤我會釣，咱倆神鬼難捉摸。你打算平地挖坑陷虎豹，我給你個漫天撒網把妖捉。暗地裏你想害了我的命，我給你個金風未動蟬先覺。武松蹣跚腳尖往前走，緊跟着二娘夜叉婆，彎着腰溜過牆角細心看，玩了個驚驚拿魚輕抬腳。孫二娘扭扭頭裏走，她哪知後邊跟着個武二哥。孫二娘邁步把後院的上房進，這武松在窗戶外面停住腳。斜着身眼望屋內仔細看，房中間倒有一張桌，茶壺酒盃很齊整，桌子上面把燈擺。床上躺着一個大個，好像伙！這個人長得膀寬腰圓肥墩墩。孫二娘走到床前開言道：「哟！當家的

起來吧，起來吧！別在床上再睡著；外邊肥羊入了圈，馬力起來把他剝。三個大人教我連忙躺
 啦，還有一個沒睡著。到外邊你幫大家扯扯腿，或者是咱們兩個動手剝。」哎！武松想：她不是
 給我來拿菜，却原來私下商議要害我，我聽著你來囑咐你，看你兩個說什麼。孫二娘叫了兩三遍，
 床上邊惱了張青薛衙羅。張青說：「要去你就自己去，你不要半夜三更胡指撥。咱在此地開黑店，
 原爲的殺那賊官污吏爲民除大禍，你到了壞人不要緊，害死好人可了不得。我打幼小外邊跑，
 怎能够鞋底澆油添黑了脚，咱光棍眼裏不揉砂，做事總要放明白。天不黑，我假裝去把畫眉溜，
 也只爲四大道上去看走來的客；東大道有兩位先生扛抬桿，不用問是賣藥騙人混生活；南大道看
 見個推車的，想必是販賣雜貨把小生煎燉；西大道一個和尚倆老道，脊梁後邊掛鐵鉢，出家人在
 外把緣來化，指佛穿衣混吃喝；北大道一個軍犯兩解差，這軍犯之中好漢多，再一說不知軍犯是
 何罪，害他們的性命合不著。今夜晚要真是他三位住這裏，你無事生非害他圖什麼！再一說，昨
 夜晚我做了個夢，這個夢做的可不平和：我夢見被窩裏失了火，你想想被窩裏着火能倒索？起
 那邊來了個救火的，他掖了一把乾柴禾。幸虧是把我氣醒是個夢，不知道主一喜來主一惡！今夜
 晚住店我全不管，所以我就在屋裏裝睡著。要去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願陪你把人剝。」武老二聞
 此言暗歛佩，沒想到有這樣好人靜街鋪，二娘說：「喲！當一個男人不問事，指望著女人去幹
 活，沒有吃的找俺要，沒有穿的對我說，俺要說剝人不扯腿，滾到炕上把人嚇。睡覺吧，你睡
 覺吧，奶奶不攔你做活，別說三個大個子，十個八個我自己去捉。只不過道理要和你講清楚，並
 非是你愛行善我愛作惡，依我看這三人假裝充軍來偵探，應當該死不該活。」孫二娘打開了描金
 櫃，許多的東西往外摸：有一件府綢小衫把身裏，用紅綢子包頭擰了個象鼻繩，拿一條絲藍帶扣
 腰中繫，下邊看鋼鈎的花鞋正可脚。一上步試了個七星架，啪啪啪，旋風脚那一腿能把樑擗着。
 武老二外面親眼都看見，這娘們的武功可真不弱，她拾掇這樣倒索幹麼去，哦！要上前邊去剝我

。俺武松軟硬功夫都練過，沒學過剝人怎麼下傢伙。哎，罷罷罷來有有有，我上那前上房裏假裝把毒酒喝。武松倒轉脚步往回走，走進房把兩扇門兒闔，上下的栓關都插好，嘩臉先把明燈剔，他把明燈端在手，一抬脚踢倒八仙桌，就聽得嘩溜喀啵連聲響，桌子上藍磁傢伙沒剩麼。武松抱起酒嚙嚙，嚙嚙，把酒倒進了老鼠窩，這些老鼠正睡覺，哪知道藥酒向下滾，老鼠在洞裏一張嘴，嚙嚙塞死了一大窩。武松鯉魚打挺地下躺，一隻眼睜着一隻眼合，一條腿伸來一條腿翹，嘴裏咕嚕咕嚕吐唾沫。不說武松裝扮好，再表二娘夜叉婆。孫二娘紫的頭緊並腰緊，伸手又把牛肉割，割了一塊燒牛肉，論分量也够三斤多。扭扭扭往外走，「嚙！裏外的人都睡覺啦，俺在屋裏睡不着，你說今天怪不怪，蚊子跳蚤淨咬我，雖然不能睡好覺，倒不如陪着客人去坐坐。」孫二娘進前把門推，嚙！上下的栓關都插着。「客人，睡了嗎？方才吃酒說要菜，我給你拿來的牛肉就酒喝。」孫二娘腰裏掏出小刀子，嚙嚙嚙把門敲。孫二娘外邊撥門吱吱響，裏邊的武松都聽着。武松想：這個娘們兒得很，看她怎樣收拾我！孫二娘撥開了門兩扇，嚙！裏邊沒燈看不着。喊聲：「店小，拿火來，罷裏先把燈點着。」過來個店小把燈草，遞給了二娘夜叉婆。孫二娘端着明燈往裏照，慢慢兒慢慢兒地朝裏挪。嚙！是怎麼八仙桌子一邊倒？嚙！上邊的東西沒剩麼。嚙！這個大個怎麼他在地下睡？從嘴裏咕嚕咕嚕冒唾沫。二娘說：「客人哪！你起來吧，你別在地下來躺着，要睡覺那邊有高鋪，沒有臭蟲吃，把你睡；你白天出了一身汗，別教潮濕來浸着。出門的人就不得事，你要有三災五難靠哪個！」武松聞聽心裏笑，嚇！這個老婆真會說。無論你怎麼樣喊來我不起，看着你究竟怎麼把我剝。孫二娘叫了兩三遍，武松裝死不動挪。孫二娘這邊一扭臉，看見了酒嚙嚙就在地下擱，孫二娘拾起嚙嚙着，搖晃晃是沒有麼。噢！怪不得大個地下躺，裏邊的藥酒他喝過。不用說我到後邊去拿來，他按住嚙嚙量量喝，既然喝了我的酒麼，反正真死不能活。孫二娘知道武松個子大，不敢撈去把他捉，又怕武松裝喝醉，她安心試探試探武二

哥。孫二娘纔起來金沙掌，對着武松身上戳。（白）：那位說什麼叫金沙掌啊？這金沙掌可厲害啦！要練起來，手指頭跟鐵尺鏢釘一個樣子，要照沒功夫的人身上一戳，就要了命啦！妙處是傷心不傷皮。這功夫孫二會，武松也會。常言說得好：拳不打行家。武松見她練起金沙掌來，心裏說：好！就賣給你一手吧！武松就把金鋪罩的功夫練起來了，身上跟乾牛皮相似，戳也戳不進去。孫二娘運起這金沙掌，一邊戳着武松一邊把話說：「啲！客人哪，你起來吧！你別在地下來躺着！」戳得武松暗暗把牙咬，心裏說：你這個女人心真惡，這件事幸虧是武松我，別人攤着有死不能活。孫二娘戳了兩遍沒動靜，笑嘻嘻地把話說：「店小二，你們快來看，到上房屋裏做點活。」這一共四個店小都來到：「二奶奶叫俺做什麼？」二娘說：「這個大個喝了酒，趕緊抬去把他剝！」兩個店小架着腿，兩個店小架胳膊，四個人抬起武老二，孫二娘托着武松後腦勺，武松使了個鯉魚打挺千斤舉，把店小壓個一大高。這個說：「咦！你看壓住我的腿啦！」那個說：「壓着我的左胳膊。」這個說：「大個壓得我岔了氣啦。」那個說：「我的脖子壓得抽不脫。」二娘說：「呸！你們都是二十多歲小夥子，這樣的沒種怎麼好做活！四個人抬着淨搗蛋，壓倒地還直吆喝。都滾開吧，你們都滾開，叫二奶奶我搗着。」孫二娘進前一伸手，抓住武松兩胳膊，掄將起來一吃勁，把武松抬在後心窩。武松身高一丈二，孫二娘才九尺多，攢着武松往前走，底下拉着兩隻脚，店小二後邊攪動手，幫着二娘用手托。武松再待一時不動手，凶多吉少命難活。要問武松怎麼打黑店，下一回，再說着。

第五段

上一回說的武松命難保，孫二娘一心要把武二剝。她攢起武松往前走，來到自己的剝人窩，吩咐店小們拿亮子，店小二忙把燈點着。一張案子寬又大，把武松就往上面猛一擱。武松想：看